慈悲與愛的分別

于凌波

㈠

民國七十六年元月一日，位於台北北投臥龍山的「照明寺」，爲大雄寶殿落成，釋迦牟尼佛聖像開光典禮，恭請默如、戒德、妙蓮三位老和尚剪綵及揭幕。是日也，照明寺所在地的威靈頓山莊崇仰七路，車水馬龍，人潮洶湧，花籃花環佈滿街道，參加典禮的佛門四衆弟子，及隨喜的遊客一千餘人。上午十時正，在衆人合唱三寶歌聲中，大雄寶殿剪綵，釋迦牟尼聖像揭幕，典禮極一時之盛，我也是觀禮的群衆之一。

照明寺的前身是「照明宮」—即社會人士所熟知的「情人廟」。這座「廟」，是菲律賓歸國華僑許希哲先生，在投資辦事業之餘，於五十八年捐資建造的。這座廟有基地兩千多坪，建築物多幢。工程進行七年，每一幢建築物都是精雕細琢，獨具匠心，所以竣工之後，外觀巍峨宏偉，爲名山增色。

這位許希哲先生，既不是佛教徒，也不是道教徒，更不是基督教徒，他原是一個沒有信仰的人，但他才華橫溢，學識豐富，寫得一手好文章，出過小說、散文，和「專欄」文章二十多册，所以在文藝界提起「小五哥」許希哲來，是人人皆知的。但有一樣，他不瞭解佛法佛理，他蓋這座廟，可以說是「神來之筆」，這座廟中，有觀音殿，有五百羅漢亭，同時也奉祀天地神祇、太上老君，關帝岳王，文昌財神，甚至於還有牛郎織女，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的臘像—這就是外界稱「照明宮」爲「情人廟」的原因—他這個廟，任何人可以去燒香拜拜，但他不收香火金，任何人可以去觀光遊覽，但他不售門票；他每年要付出上百萬元的管理費和維護費，爲的只是「興趣」，老實說，這實在是個「莫名其妙」的廟。

近兩年，希哲兄受了幾位學佛朋友的影響，對於佛教有了初步的認識，他畢竟是個善根深厚的人，過去以機緣未熟，未能接觸佛法，及至一旦接近佛法之後，他勇猛精進，力爭上游，認眞的研究佛理，虔誠的信仰佛菩薩，他發下心願，要把「照明宮」改爲「照明寺」，使之成爲一個正統佛教的宏法道場，數個月前我到臥龍山去看他，他告訴我說已向台北市政府申請變更名稱，並帶我參觀全「宮」，計劃在正殿三樓加建「大雄寶殿」，供奉釋迦牟尼佛，和西方三聖像。果然，到了元旦前數日，我接到他派專人送給我的請柬，邀我去參加大殿落成和聖像開光典禮。請柬外還附了一份聘書，聘我爲該寺的「顧問」，這是照明宮改爲照明寺，和我去參加觀禮的一段因緣。

㈡

照明寺的前身是「照明宮」，而照明宮又稱「情人廟」，改建之後，雖然拆除了牛郎織女、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的臘像，加建了大雄寶殿，但寺廟中仍遺留有「情人廟」時代的痕跡，像大門入口處右側壁上，浮塑了一個三尺見方的大字：「愛」，愛字之後，壁上鐫刻着碑文，第一行刻的是：「情愛碑緣起」，我看來看去，覺得和「照明寺」的名稱不調和，所以中午吃過素齋，在客廳喝茶時，我對許希哲先生說：

「再給你一個建議，把大門入口處的「愛」字打掉，改塑爲「慈悲」二字，把『情愛碑』的碑文改刻爲蓮池大師的『戒殺放生文』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許先生問我：「愛字不是很好嗎？人生在世，不是時時需要愛與關懷嗎？我們的社會上不是也要人人發揮愛心嗎？」

「是的，」我回他：「自家的慈悲」這句話始終不敢苟同。那位先生，以他先入爲主的偏見，說愛就是佛家的慈悲，如果在座的其他客人眞信了他的話，以爲愛就是慈悲，那可就失之毫厘，謬以千里了，因此，我想把「愛」和「慈悲」的分別寫出來，供朋友們作參考。

㈢

慈悲，是佛菩薩視一切衆生的心態，也是佛門弟子所修學的目標。觀無量壽經稱：「佛心者，大慈悲是也。以無緣慈，攝諸衆生，」佛菩薩以慈心視衆生，欲令衆生普得利樂；以悲心視衆生，欲令衆生拔於苦難。所以，慈是予衆生以樂，悲是拔衆生以苦。大智度論稱：「大慈與一切衆生樂—大悲拔一切衆生苦。」

學佛—是學佛的作爲，學佛的言行。因此，學佛的人，要發「四無量心」，立「四弘誓願」，修「六度萬行。所謂四無量心—是一慈、二悲、三喜、四捨。詳細一點說，慈是慈心無量，是能與樂之心；悲是悲心無量，是能拔苦之心；喜是喜心無量，是見人離苦得樂，而生喜悅之心；捨是捨心無量，是將以上三心一併捨去，而心不存着。金剛經云：「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，實無衆生得滅度者。」就是這個意思。

佛家的慈悲，是建立在衆生平等、怨親平等的基礎上；所謂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」，所謂「怨親平等、捨怨捨親」，就是慈悲心的最高表現。慈悲不是以「我」爲中心而發出的，是在無我的基礎上，以我是衆生的一分，衆生是全體的大我，度人所以爲自度，利人所以爲利我，這才是慈悲的眞義。

至於「愛」，照一般的解釋，有親密、喜好、憐惜、恩惠的意思。男女相戀，互稱對方爲「愛人」；夫婦情深，互稱對方爲「吾愛」；某人對社會有恩澤或貢獻，事後稱之爲「遺愛」；對喜好喝酒或打牌的人，說他是愛喝酒、愛打牌；憐惜「親人」的稱爲愛憐；憐惜動物稱爲愛護動物……但在佛經上，愛字不是好字眼，愛有貪婪、佔有、染著的意思。大乘義章曰：「貪染名愛」。

在巴利文的佛教原始經典中，有一段文字說：

「苦的根源就是『渴（愛）』，它造成『來世』與『後有』，與强烈的貪欲相纏結，隨時隨處拾取新歡，這渴（愛）有三，一感官的享受與渴求（欲愛）；二生與存的渴求（有愛）；三不再存在的渴求（無有愛）。」

這以各種形式表現的「渴求」—欲望、貪婪、愛着，就是生起一切痛苦，及使得生死相續的根源，但認眞的說，這不是最初因。照佛法上「諸法因緣生」的原則，宇宙間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相對的，互相依存的，因此，這苦的根源的「渴愛」，也是依其他條件而生起的，產生渴愛的條件是什麼呢？是「受」—感受，而受又是由「觸」所生起的，輾轉相依，就構成了佛法中的「十二緣起」。

㈣

十二緣起，又名十二有支；它是佛教的基本理論之一。所說的就是：

「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入，六入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憂悲苦惱老死。」

這十二緣起，是我人生死相續的根源，它的意義是：

一無明：是無知、愚痴、迷染集起之心識。

二行：因無知心識之盲動，乃有種種意志活動。（無明緣行）

三識：因意志活動乃有知覺之生起。（行緣識）

四名色：因爲有知覺，乃有精神與肉體現象的產生。（識緣名色）

五六入：因爲有了精神及肉體現象的產生，乃有六根—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的形成。（名色緣六入）

六觸：因爲有六根，乃有感官與心靈對外境的接觸。（六入緣觸）

七受：因爲感官與心靈對外的接觸，乃生起種種順違愛憎的感受。（觸緣受）

八愛：愛是貪、染、欲望，因爲感受而生起種種貪欲、渴（愛）。（受緣愛）

九取：因爲貪染欲望與渴（愛），乃生起種種的執取不捨。（愛緣取）

十有：因爲執取不捨，乃有存在—有，亦可說是「業」，由貪執着又造出了新的「業」（取緣有）

十一生：因爲存在乃有生命—亦可說，因「業」而造成了未來生死流轉的生命。（有緣生）

十二憂悲苦惱老死：因爲有生命，乃有憂悲老死。（生緣老死）

以上十二支，無明與行二支，是過去所造之因；識、名色、六入、觸、受五支，是現在所受之果。而愛、取、有三支是現在造作之因，生、老死二支是未來承受之果。這十二支中，過去之因，是過去的造作，已無能爲力；現在之果及未來之果，已成「定業」，也不可變更。惟有這「愛」、「取」、「有」三支，是現在的行爲造作，是我人的心識意志所可支配的，所以學佛的最高境界是「涅槃」，而涅槃就是斷絕貪愛。巴利文的原始佛典中說：『涅槃』是徹底斷絕貪愛，放棄它、摒斥它、遠離它，並進而從它得到解脫。

佛經中何以如此排斥「愛」（貪染），因爲愛是一種「自我」（自私）的執着。貪愛，不僅是對欲樂、財富、權勢的貪求與執着，同時也包括對意念、理想、觀點、意見、概念、信仰的貪求與執着。由於這種種的貪求與執着，就成了世人爭執糾葛的根源——小至個人的爭執，家庭的口角；大至種族的糾紛，國家的戰爭。

佛教講慈悲不講愛，因爲愛是一種感情作用，既講到愛，就有能愛與所愛，既有「能」、「所」，則有人我，有了人我相，此愛就有了差別；並且愛是「相對」的，有愛就有憎，有愛憎，就有取捨，對所愛的執着，對所憎的摒棄；有了執着與摒棄，就有了爭執與糾葛，這就是佛教講慈悲不講愛的原因。

㈤

至於說，愛就是儒家的仁，則儒家的仁也有值得商榷之處。儒家的仁，有其偉大處，如儒家倡導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」，這是其偉大的地方。但事實上卻做不到，所以儒家之仁，僅及於人類，而不及動物，如孔子說：「汎愛衆，而親仁」，這「衆」，指的祇是人，孟子曰：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」，朱子註解說：「物謂禽獸草木，愛謂取之有時，用之有節。」把禽獸與草木歸屬爲一類，已屬不當，而「取之有時，用之有節」，只是經濟觀念，不是仁愛，也違反了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」的原則。

佛教的慈悲，其根本大戒中首戒殺生—包括人及一切動物。而儒家的仁，只是不無故殺生，即如告朔的餼羊，子貢想免除掉這種牲祭，問於孔子，孔子曰：「賜也，汝愛其羊，我愛其禮。」爲了禮，還是要殺生的。孟子曰：「君子之於禽獸也！見其生不忍見其死，聞其聲不忍食其肉，是以君子遠庖厨也。」遠庖厨，只是吃起來心安一點，並不是不吃。

即使對於人，其愛也是有差等的，如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」如「民吾同胞，物吾與也！」如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。」主要是在推及，與佛教的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」是不能同日而語的。

至於基督教的愛心，則更爲狹隘。耶穌說：「信我者得救，不信我的就要打入地獄。」所以神父牧師也只是愛教徒，而後及於準教徒。舉凡疾病救濟，介紹工作，以及出國留學等，均以教徒爲優先。這種愛既有教徒與非教徒的差別，則其愛心似已變爲以吸收新教徒擴張教會爲目標，至於萬物一體的仁，就更談不到了。聖經中就說過禽獸是預備給人吃的，是上帝安排的；如果說禽獸是預備給人吃的，那麼虎狼吃人，豈不是也成爲理所當然之事？這豈不成了弱肉强食的世界？

其實，「上帝」的愛心本來就非常有限，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四節：「你們不要想我來是要叫地方太平。我來，並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動刀兵。因爲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，女兒與母親生疏，媳婦與婆婆生疏；人的仇敵，就是自己家裡的人。愛父母過於我的，不配作我的門徒，愛兒女過於我的，不配作我的門徒……」我們想不通，上帝對他的子民，何以有這種心態？

民數記第十四章十一節載：「耶和華對摩西說：『這百姓藐視我要到幾時呢？我在他們中間行了這一切神蹟，他們還不信我要到幾時呢？我要用瘟疫擊殺他們。』」這眞是「上帝」的口吻。

最後說到社會上的「愛心」，社會上的愛心，其實只是同情心，這是一種高貴的情操，是值得倡導的；但若單說「愛」，尤其是基督教的「愛」，則並不等於儒家的仁，更不同於佛教的慈悲，這一點是要辨別清楚的。

最後，抄錄一段華嚴經的經文，以見佛教慈悲心的偉大：

「菩薩見諸衆生，造作造業，而受衆苦；以此障，不見佛、不聞法、不識僧，起慈悲心；於諸惡道中，代諸衆生，受種種苦，解脫衆生。菩薩代衆生受苦毒時，精勤不捨、不避、不驚、不怖、不退、不疲。……，菩薩云，我思欲質身於地獄等險難處，救惡道衆生，而贖其罪。」

七六、一、十二　台北

杜魚庵詩鈔（上）

陳慧劍

荒詞二十六首，於民國六十二年至六十七年間，發表於台北大華晚報「瀛海同聲」詩刊，今爲之集。

癸丑書感

孔丘燒書釋子悲，大江流盡屈原辭；
中原萬戶皆離散，正是義皇醉夢時！

——民國六十二年癸丑

本事（有序）

余奔台瀛，值乎英壯，惜爲病虜，復以時蹇，枉作壯圖；學劍無勳，學書未達，性本狂疏，奈蒼生何？感愧之餘，懺禮空王，欲範難陀，爲孽子耳。

【之一】

英雄未老鬢先秋，慧劍消磨了百愁；
念佛念僧稱自在，無花無酒足風流；
燈前一卷虛空藏，寤後三更定遠侯；
良夜我心伴明月，長河共渡采蓮舟。

——民國六十二年癸丑

【之二】

一劍羈縻寒病間，前身汗漫此身閒；
百年狂簡緣疏曠，七載狷沉枉素蠻；
回首未堪朝翠碧，有心難遣學侯班；
南柯已夢何曾夢，風露中庭獨看山。

——民國六十五年丙辰

政大佛學演講會二絕

【之一】

苦提場上九天荒，且燃弘公戒定香；
蘇子多情今已矣，如何不愧老蕭郎。

【之二】

爲採瑤芝入道場，千漚一沫戀真香；
此生今夕拈花會，等作天風捲帝鄉。

註：十二月之十三日，承邀講「李叔同與蘇曼殊」於政大東方文化學社之佛學講座，回舍匆成二絕。

——民國六十二年癸丑

禪家

禪家無愛亦無恨，踏月排雲兩袖風；
瀛水蓬山絕塵去，恍然印雪一飛鴻。

——民國未紀年

相見歡

閒來讀史如痴，遣歸思；欲把羈魂無度付荒辭。
人顦顇，影兒碎，入夢遲；正是春宵夜雨斷腸時。

民國未紀年